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卷之十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腹裏略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高

帝起壬辰越戊申。卽位于鍾山之陽。大赦天下。凡十

有七載。中土畿甸乃一。其于九邊。一載馳檄而定。豈其腹難若此。邊易若彼哉。提戈之際。訪賢延傑。表節與學。禁暴止亂。足食蠲征。故得乎丘民。斟酌飽滿。而夷虜不足憂也。爰稽往蹟。壬辰三月朔。起兵濠州。其得將之盛也。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

聚耿再成。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率先歸附。而李善長。丁德興。馮國周。胡大海。鄧愈。孫興祖。王志。茅成。仇成。常遇春。金朝興。楊璟。後先來歸。廖永安。永忠。俞廷玉。通海。張德勝。葉昇。桑世傑。華高等。泊舟巢湖。間道納款。王弼。康茂才。降焉。其尊儒之亟也。取太平路。耆儒李習。陶安等。出迎而獻策。取集慶路。得儒士夏煜。孫炎。揚憲等。錄用之。聘鎮江秦從龍。迎之以入。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朱升。

等問民疾苦。克婺州。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會食省中。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喪亂之餘。始聞絃誦。胡天海薦四賢。遣使聘之。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李文忠薦三賢。遣使聘之。王禕。許元。王天錫。創禮賢館。以處之。其表節之專也。入金陵。則嘉南臺。御史福壽之忠。葬之以禮。下浦江。則訪義門鄭氏。十世同居者。護其家。入安慶。則嘉余闕之忠。勅北臣在班。不得與北征之賀。其一統之大也。則竄元師于

采石。梁陳埜先于太平。敗陳友諒于龍江。破僞漢于康郎。平張士誠于姑蘇。討方谷珍于兩越。殲左君弼于廬州。定李思齊于隴慶。驅廓廓竹真于晉代。降吳益于遼西。追胡元于沙漠。收西南夷于蜀滇黔粵。神

武不殺萬方底定。

壬辰六月元兵陣于采石磯常遇春拔之郡將吳昇降取太平路徐

達取溧陽諸縣元蠻于海牙復攻太平上擒陳埜

先槩殺之丙申三月取金陵改取集慶路爲應天府

取鎮江下諸縣克廣德路諸將奉上爲吳國公時

張士誠據有平江來寇鎮江遣達等破之于常州丁

酉命耿炳文等取長興克常州取寧國復叛胡大海

等復取之命張鑑克泰興常遇春取江陰狗常熟胡

大海攻徽州廖永安等取池州廖大亨取揚州路戊

戌王弼取婺源以康茂才爲營田使李文忠取青陽

石埭諸縣會鄧愈取嚴州文忠兵取浦江達等拔宜
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胡大海克蘭谿上帥遇春
取浙江道徽州已亥李文取諸暨方國珍以溫台慶
元三郡來附王師克金華克無爲州達克潛山遇春
克衢州大海再興取處州庚子袁天祿以福寧州來
歸陳友諒陷太平花雲死之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
稱帝號漢聲言東下建康震動上用康茂才行間
敗友諒于龍江復太平取安慶大海取信州于光以
饒州降辛丑薛顯以泗州降上親征友諒徑克江
州遂拔斬黃梅濟旋復安慶傅友德來降胡廷瑞以
南昌約降吳宏王溥歐普祥皆請降我師克南康廖
永忠等遂下瑞州臨汝吉安諸郡吳宏取撫州鄧克
明以建昌十八縣詣降壬寅上發九江陳龍孫本
立會萬中悉降改龍興路爲洪都府是年浙東金處
江西南吉俱復叛復定之曹良臣韓政來附癸卯諸
暨再叛陳友諒自將圍南昌八十餘日上命諸將
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次湖口友諒
東出鄱陽迎我師永忠等合戰于康郎山友諒死甲

辰李善長等奉 上卽吳王位親征武昌陳理降立
湖廣行省建忠臣祠于鄱陽湖達等取江陵傅友德
克衡永二州乙巳熊天瑞降贛州平胡海等取寶慶
路其靖州軍民安撫司皆降胡琛等討陳友定進克
崇安建陽遇春取安陸至襄陽羅明以穀城降以鄧
愈鎮之我師取樂清元思州宣撫田仁厚以鎮遠吉
州二府婺川功和十縣龍泉瑞溪三十四州來獻竹
山縣余思志降達等規取淮東軍于泰州丙午谷美
洞宣撫田光寶及彭建思等各請歸命達等克通州
取興化至太湖取德清李伯昇張天騏降華雲龍克
嘉興謝五以餘杭潘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克紹興
路俞通海取太倉州陳仁降松江路朱顯忠降丁未
戴德取沅達等圍姑蘇久破之張士誠自經熊天瑞
伏誅取無錫執莫天祐取南通遣湯和討方國珍國
珍降朱亮祖討方國瑛喻伯通降命大將軍達北取
中原由山東次第進山西胡廷瑞收福建湖廣楊璟
等取廣西大將軍達率二十五萬首克沂州王宣降
陳瑋以東平降取萊州濟寧先聖五十六世孫孔希

學率曲阜縣降兗州以東具附胡廷瑞至光澤

戊申

攻邵武李宗茂降建陽曹俊疇降湯和取福州

正月朔改元洪武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二月廷瑞拔建寧也先

不花降。永忠取延平。泉漳俱降。執陳友定。璟取寶慶。
永州寧州桂陽皆降。命永忠取廣東。何真降。達等取
南昌路。張仲毅降。取永城歸許。汴梁左君弼降。鄧愈
攻唐州。取南陽。達等攻河南府。阿魯溫降。遂取華州。
陝州。詔曰。山東州郡新附。今年夏稅秋糧。悉蠲之。
車駕幸汴梁。議定都。遣使賑恤中原老稚孤貧者。
六月。廣西梧州。達魯花赤降。達等取衛輝彰德。揚儀
卿降。攻廣平。趙州克臨清。取德州。克長蘆。至通州。元
主去上都。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命學

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徵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定官民喪祀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也。達取山西。遇春取真定。及平定。井陘。還取大同。路宣德府。洪武二年。詔曰。朕本淮右布衣。荷天眷佑。西取友諒。東誅士誠。遂至八番。抵極于海。重念中國。命將北征。齊魯之民。歡然迎饋。不辭千里。朕爲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二年。夏秋二稅再蠲。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

兵燹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二年稅糧亦與蠲。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經必資。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隴所附地。二年稅糧盡蠲。遂朕初意。詔曰。朕本布衣。首定太平。次居建業。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羣雄。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稅糧一年。今二年

二稅。應天鎮江再與蠲。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以甦吾民。稱朕意焉。大將軍達等克河中。攻西安府。王武降。進取鳳翔。克臨洮。李思齊降。取慶陽。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徙蘇松嘉湖杭五郡民四千餘戶。給牛種。舟糧。濠田爲世業。賜民教民。榜徵江南諸大家。赴闕庭訓諭之。賜以酒食。於是大封功臣。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及戶口之數。三年伐蜀。降遼。七年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給牛種墾田。九年伐雲南。免河南八省及安揚徽池等郡稅。

糧。十一年免應天六郡及長興四縣稅糧。北平不雨。免其租。十三年免天下租。胡惟庸謀逆。死者數萬人。十四年免應天五府租。雲南平。十五年免直隸浙江五省租。置錦衣衛。十六年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十八年免山東北平租。十九年二十年置兩浙防倭衛所。二十二年徙江南民田淮泗間。二十四年命皇太子巡撫陝西。此巡撫之名之始也。二十六年殺藍玉凡數萬人。三十年漢沔盜起。長興侯炳文平之。建文元年賜天下田租之半。七月壬申。燕府

靖難兵起。侍郎張昺。都閩謝貴。彭二。長史葛誠。余逢
辰。死之。靖難兵降薊州。馬宣魯濬死之。兵破居庸。懷
來。彭聚孫泰。俞瑱死之。山後諸州。上谷。雲中。往往降
附。攻永平。趙彝降。以長興侯炳文等帥三十六萬。分
道北征。徵雲南兵。炳文次真定。迎戰大敗。李堅。甯忠
顧。成。劉燧。被執。降鄭州。潘忠。楊松。被執。以曹國公景
隆。李為大將軍。代炳文。江陰侯高吳等。都指耿嶽。楊
文。攻永平。燕王拔永平。襲破大寧。朱鑑死之。遂擁
寧王還北平。景隆圍之不克。十一月。景隆戰敗。走還

德州。燕王出紫荆。攻廣昌。楊宗降。二年。攻蔚州。王忠李遠降。保定。雒僉降。景隆戰于白溝河。大敗。瞿能。俞通淵。滕聚。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而還。靖難兵入德州。掠濟寧。王省死之。國濟南。三月。不能克。鐵鉉。高觀。盛庸。禦之。遂解去。破滄州。執徐凱。燕王至東昌。大敗。退駐館陶。還北平。三年。二月。靖難兵南下保定。盛庸。大戰夾河。敗走。莊得楚。智等。死之。閏三月。吳傑。平安。戰藁城。敗績。靖難兵次大名。掠濟及沛。袁守敗績。兵掠彰德。房昭行兵。自大同攻北平。燕王即日。

還。九月燕兵攻定州。花英鄭琦王恭唐忠被執。楊文
從遼東攻永平不克。王雄等被執。四年賈榮敗于衡
水。靖難兵破東阿。鄭華死之。攻汶上。顏伯瑋唐子清
黃謙死之。進攻徐州。入宿州。破蕭縣。鄭恕死之。平安
敗燕兵于小河。輝祖何福敗燕兵于齊眉山。何福敗
于靈璧。宋瑄陳性善死之。五月燕兵至泗州。周景初
降。兵渡淮。盛庸敗。樊士信死之。兵至揚州。崇剛王彬
死之。兵至儀真。張彥芳勤王死之。陳瑄童俊降。兵至
龍潭。景隆開金川門迎入城。時六月十有三日乙丑。

也。王艮。廖昇。鄒瑾。魏冕。周是修。死之。燕王榜收左
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太。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
鄒瑾。胡閏。郭任。盧迥。侯太。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
昌隆。張統。毛太。董庸。曾鳳。詔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
敬。凡二十五人。右前胸。王鈍。黃魁。戴德。彝。韓永。葛誠。
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瑋。張昂。卓敬。鐵鉉。謝昇。龔
太。茅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
仲。高不危。廖鏞。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在續榜。仍以方
孝孺爲首。出賞格。收之。尹昌隆。鄭賜。王鈍。張統。自慙。

免死。己巳燕王卽皇帝位。詔抄奸臣九族。村里爲墟。誅孝孺太子澄。翔敬鉉。迪昭清等。劉璟死。大封靖難功臣。永樂元年。徙行都司于保定。徙山西澤潞民耕于河南裕州。命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選天下富戶實北京。三年免順天永平保定租。四年詔建北京宮殿。征安南。五年置交趾三司。八年長沙妖人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彬李討平之。十年徙登青民耕于兗州東昌定陶。蠲其役。十一年弛齊黃奸黨之禁。十八年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者。縣民林

三妻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能剪紙爲人馬。相
戰鬪。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
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
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
衆。以紅白旗爲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不服。
殺其從者。上勅安遠侯升勅分兵勦之。至益都圍
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
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
力戰死。黎明升始覺。分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

人。饗兒等遁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搗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憤志益帥莒州卽墨萬衆併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賓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旣而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梓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陞賚有差。十九年。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

馬果窳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沔。皆不及也。真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皆稱阨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真保。多降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凶徒伏匿。迤山有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有司莫敢踪跡。若乃水利不修。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蠲。坐糜

財力貴游不戢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繹騷開議
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親軍衛三十九
屬所二百五十九
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八屬所三百三十二
禦千戶所二在外直隸衛三十九屬所一百三十二
守禦千戶所九屯田共七千九百三十七頃四十九
畝零大寧都司領衛十屬所五十四守禦千戶一屯
田共二千一百二十六頃七十六畝零萬全都司領
衛十屬所七十六守禦千戶所七屯田共一萬九千
六十五頃七十二畝零京營見操并外衛馬步官軍
共一十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
餘員名錦衣等衛屯田共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一畝零
南京畿開基之地也。
勝勢在長江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爲急藩垣之固專
倚江北徐潁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控徐揚魯齊文

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職兼漕撫。而聯絡兩京。廬民多遊手。野有遺利。鳳陽陵墓。供億繕葺。財力冗費。曹沛之間。濁河汎溢。幾淪魚鼈。轉餉旣艱。民亦凋瘵。決齒之患。濠泗尤棘。揚有離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瀕湖農田。塗墊爲患。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爲江表門戶。蘇松常三郡。市浮於農。文勝於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崇熟。瀕海之民。擅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行剽劫。以故江防海備。並

爲要職。徽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在山麓。江許多流冗。寇盜因以竄匿。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下上。穀土歲易。利歸豪貴。財盡貧冗矣。親軍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一十二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三屬所一百九十六守禦千戶所一百九十六屬所一百九十六守禦千戶所一在外直隸衛二十八屬所一百四十五守禦千戶所一在外屯田共一萬九千八十七頃二十五畝。零中都留守所領衛八屬所四十守禦千戶所一。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吏人共二萬八千九百餘員。名在外衛所除中都留守司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餘共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錦衣等衛所屯田共九千三百六十八頃七十九畝。零皇陵衛屯田共七千九百五十三頃七十八畝。零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其都會也。南匯湖溪。北擁原陵。山高水濶。効其靈。

秀承天王氣萃焉。鄖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
顧巴蜀。辰扞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嶽之
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
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雖卑濕。民
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於禹貢。宗藩賦祿。廣於周
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酋橫強。猶復征調。洞蠻草
竊。徒示羈縻。皆足爲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
費財力。益肆訾窳。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湖廣都司

領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宣撫司安撫司九長官
十四蠻夷官司五守禦千戶所二十六宣慰司二屬

長官。訪八。郎陽行都司。領衛七。屬所三十。守禦千戶。所八。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七萬一千六百餘。員名。與都留守司一儀衛司十一屯田。浙江山海江。共一萬一千三百十五頃二十五畝零。湖所在限隔。大海東蟠。直轉淮揚。重湖右滙。波聯圻。輔左逾信郡。卽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米薪是。急。嘉湖寔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鬪。累興大獄。至勤誅討。笠澤之間。鹽徒出沒。剽掠村墟。久之不治。

將有隱憂。嚴衢金華。以徽饒爲邪郭。生理爲優。征徭亦簡。寧紹溫台。並海而南。達於汀漳。估客來往。人獲其利。寇至倉卒。亦能爲禍。倭夷貪市中國。矯云奉貢。風帆所指。突至寧波。華人交通。倏去忽來。詐譖叵測。除戎之戒。定海爲棘。處人視他郡爲悍。依山盜礦。糾結四集。激之易亂。緩之難馴。浙江都司領衛一十六所。三十五屯。田共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江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名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外折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卽四方有事。雖欲

保境距兵。勢難獨完。南昌沂江滙湖。右荆左浙。帆楫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南康臨彭蠡。縮隘土瘠。時有寇盜。饒州稱爲裕阜。廣信傳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多山寇。而衣食自足。頗憂兼并。建昌僻在東南。卽有藩封。亦稱安輯。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韶。山嶠會焉。林深谷邃。寇賊淵藪。撫臣提兵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鎮也。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嘉獄好爭。譏察旣難。綏馴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雄水秀。人才

輩出地利亦饒。甲於諸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府。卽費財不吝。其土窄。逐末不務稼穡。經營四方者多矣。江西都司領衛三屬所一十五守禦千戶所七十二百戶所一屯田共五千六百二十三頃一十七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七百餘員名儀衛司二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爲藩。人稠土沃。曠徒作孽。波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逋。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

喜爭。大抵漳州爲劣。興泉文物之盛。甲於八閩。地利亦豐。人懷異順。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尤之間。或有小竊。亦不能爲大患。福建都司領衛一十一屬所五十六所一十七屯田共三千七百七十四頃。建寧行都司領衛五屬所三十守禦千戶所四屯田共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三畝。零所屬馬步官軍共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名。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車馬之遠。交於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爲便。彰德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蔽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

下。蘄黃入襄鄖。又與淮江相爲表裏。顧分封日盛。宗祿日繁。民亦勞止。睢陳歸德。犬牙畿省。轄管不能專。奸人時竊發。急之則潰逸。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爲牽制。河洛之間。馮險鑄獵。習於劔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爲優。河南都司鎮衛一十四屬所四十九守禦千戶所七屯田共三萬六千三百九十頃一十七畝零本都司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一萬五千九百餘員名儀衛司八陝西山河四塞。神臯隩區也。平涼固原。豐草平野。監牧蕃滋。鞏鳳之墟。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蕭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別爲一區。水穀之利。

亦足自養。甘涼以西。至於嘉峪。左右番達。勢爲孤危。洮岷西寧。錯入羌族。要在撫輯而已。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殆與他郡相當。漢中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陝並爲重地。若乃茶馬之禁。漸弛。藩牧之地。漸廣。僕苑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深。斥堠之封。漸蹙。調弦改轍。皆在所急。陝西都司衛二十六萬屬所一百三十四守禦千戶所一十二屯田共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四頃二十二畝零。行都司領衛一十三屬所五十六守禦千戶所四屯。山東在兩都之間。田共一萬三千一十二頃五十畝。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馮遼海。西走趙魏。北屆滄瀛。而川陸孔

道並會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爲漕渠。築塞疏濬。舟車牽挽。勞役無休時。兗州水潦爲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賊。禁輯尤難。公私交病。成山沙門。上下礁積。險毒勢難輒議。聞諸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倉入北海。不數日抵直沽。勝國濬治。置閘通舟。避開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獻修濬。有緒。讓言中阻。臨清濟寧有喉吭之憂。此亦未爲不知務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績農田。亦足自贖。牧撫得人。不失爲樂土。

山東都司領衛一十九屬所七十五守禦千戶

所一千二屯。田共二千六十頃。本都司所屬。除山西
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六萬三千八百餘員名。山西
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
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郡。鴈門南北。爲虜
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
上黨逋民。亦非細故也。嗟乎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
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於潞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
議禦虜。輒云居庸紫荆井陘。置鴈門且不論。况大同
乎。夫晉冀勞瘁。卽無虜患。外轉塞儲。內供藩祿。猶不
能支。仰給鹽利。當是時而不早爲之所。內憂方殷。爾

山西都司領衛九屬。所四十。又所七屯。田共一萬一
千二百八十六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夷人
一萬九千五百餘員。名行都司領衛一十四屬。所七
十。又所七屯。田共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四畝。零本
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四萬六千餘員。名儀衛司三。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
竹木蔬果。織染之饒。自足周贍。西屆蕃部。南阻蠻落。
雲棧之固。北出褒斜。瞿峽之流。東下荆楚。坤維井絡。
斗絕諸夏。實爲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綢繆。防
守爲易。盜奸割據。安輯爲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敘
瀘重夔。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在東南。指臂之形。
險在西北。或謂吐蕃寇自黎文。南詔賊由沉黎。蕃詔

糾合。必由灌口。蒐兵繕障。玩弛久矣。劇盜起於重夔。諸戎伺於臆臘。烏撒悍於鄰夷。龍州梗於餉道。皆非細故也。建昌西徼。輿壤民夷頗輯。成都江水。役郫灌爲勞。亦蒙其利。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四川都司領衛一十

二屬所四十九。宣撫司二。安撫司七。長官二十二。守禦千戶所一十一。長官司二。招討司一。屯田共六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四頃。零行都司領衛六屬所三十五。長官司五。守禦千戶所八。屯田共一千二百頃。五十五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儀衛司一。廣東在嶺海間。古稱樂土。北負雄韶。以臨吳楚。東肩潮惠。以制甌閩。內關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

絡嶺南一都會也。戊洋守嶂屯哨勞止。韶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寇夷爲棘。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灣。衝衢闕地。除兵耕守。並集可也。廉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逋夫藏命。貴在人牧。瓊州踞海。五指腹心。反爲黎穴。若乃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人逐礦冶。番舶之利。不務農田。或尚剽掠。行劫海。

上桴鼓之驚。彌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徵求日困。師
旅數興。漁獵遂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益煩也。
况夷珍珠窟。本民用所興。而公私交征。反爲下病。廣東
都司領衛十五屬所六十。八守禦千戶所四十五屯。
田共七千二頃三十三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
一萬二百餘員。名儀衛司一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
氣習異於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
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爲三江。
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爲寇竊。不但古田
荔浦。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

穴焉。雖有屯戍。未見催輯。柳慶號爲盜區。行居苦其
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田寧。強
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上分官。不爲無策。南
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趾。寔爲桂管保障。梧州開
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吮。列郡
襟束。形勢便矣。廣西都司領衛屬所五十五守禦千
戶所二十一屯田共五百一十三頃
四十畝。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百餘員名儀衛司一雲南疊山崇峻。瀉澗
縈紆。金碧米鹽之產。亦稱精贍。而雲南其一都會也。
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固。鞏內

捍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疆鄰諸甸。永
寧麗江。聯絡於瀾滄。烏蠻蒙叟。控彈於曲靖。若尋甸
上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大抵滇南。取道貴陽。稍
有警動。坐令梗絕。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屯。蟻
聚。號令不行。急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苟緩撫得人。
相與休息。本無禍變。顧萬里投官。類無固志。時聞蠢
動。咎有由矣。雲南都司鎮一十七屬所一百六安撫
司三長官司三守禦千戶所一十二屯
田共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零本都司貴州
所屬漢土達馬步官軍八萬一千四百餘員名。貴州
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於永樂十一年。緣田曾

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既行。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淳。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於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鎮。篁酉播夷峒間。寇攘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幾撫定。未易爲力也。貴州都司領衛一十八屬所九十三長官

二十二年

仁宗卽位。

赦奸黨。並放還家。給與田產。

司一十三屯田共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員名

洪熙元年。選方面官。叅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俊。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大行。謀益決。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斥輔臣蹇夏奸亂爲辭。中外洵懼。復

遣人密約英國公輔張等內應之。輔卽縛其人白于

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楊榮首勸親征。

上有難色。原吉日。臣昨見命將。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以時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瑄陳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毋令北入胡。勅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

國公景昌

徐

彭城伯昶

張

守皇城安鄉伯安

張

廣寧

伯瑞

劉

忻城伯榮

張

建平伯遠

高

守京師。己巳命豐

度

城伯賢

李

侍郎郭璉

郭

敦李昶

督

軍餉。鄭王瞻

堦襄

王瞻塿留守北京。廣平侯容

袁

武安侯京

鄭

都督張

升山雲尚雲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

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尚書胡濙張

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

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

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

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應天人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大事可成。衆不從。又高煦初聞陽

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土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悔無及。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

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立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之。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九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頌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

仗候海長史錢異教授錢常百戶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蘄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七人。三年祭贈交趾死節諸臣。五年以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巡撫倣此。正統十三年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于鄉村各置

隘門望樓。編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于輸租外。餽田主薪米鷄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甘。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司追攝。拒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始盡。遂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

劉聚爲總兵都督。陞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冬。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殺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

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十四年正月。陳韶旣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命寧陽侯懋陳掛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保定侯瑤梁平江伯豫陳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復命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瑛愛民多善政。親率兵拒戰而陷。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兒子伯孫爲

主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寧陽侯懋陳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

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
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謀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
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
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驥。贊理軍務。僉都
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景泰元年。都督董興等大破
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
孚於民。及受命巡撫。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

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天文生馬軾曰。逆賊授首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復請則緩。以所徵江廣狼兵。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興帥官軍至大州頭。大破之。賊陶得二冠。武義副使陶成戰死。天順二年。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上召李賢曰。革文臣而武臣暴。今乃知其謬。卿與王翱馬昂議之。推選務在得人。于是以太僕

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
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翼
在寧夏。陝西布政芮劄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軍門。
其地五年七月曹吉祥謀亂。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
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腹心。奪門時
呼召此輩。陟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亨庇此輩
如故。亨死。上厭其恣。稍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
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爲御史所劾。上
原之。詔戒諭勳舊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鏗馬昂以是月初二日
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與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鏞。
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鏗
等。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曠時恭順侯瑾。吳
及都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
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拘繫吉祥。四鼓欽合番漢兵
五百騎。徂關直抵東西長安門。不得開。殺錦衣衛指
揮逮梟。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賢。李廣寧侯
安。劉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比曉

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繼宗

孫

將之。孫鏗督諸軍先

登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鏗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鏗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匿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繼城遁。追獲之。是晚。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秋。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南都御史高明勦捕。明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畧。御史戴琥。顧以

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踪跡不得逞焉。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真。拈揮羣卒大闕。明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明請終養。其志八年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鹽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監趙永剛勇營。奉御郭建效勇營。右少監米童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槍。仍

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耗
糜而無功。成化元年三月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
數十萬人作亂。二年閏三月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
漳。命撫寧伯永朱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
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
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
及諸路兵。圭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
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伏退
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

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永痊。領兵擣其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捶殺之。班師論功。秋上杭賊起。卽家賜高明勅。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其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之海口。民矯令募。亾命。謀不軌。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

而衆遂定。三年十二月始定十二團營。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團。各周一十里。令軍中樵採。舊不得出營外。景泰初。遂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八年復。

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七年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

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縉。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十二年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秦中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有司搜逐。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畧。曰。昔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

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垂今千載。寧謚如故。此前代甚得其道。今君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賢乃援洪謨說。疏上之。命副都原傑往蒞其事。傑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欣然。願附籍爲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大吏。僉謀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

郡縣使流寓土著。叅錯以居。卽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西房上津六縣之地。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爲保障計。乃上言曰。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莫若簡任賢能。輕徭薄稅。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化成俗。因薦鄧州守吳遠守于鄖。諸州縣皆選才以充。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格。堪代以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十六年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軍政。遂壞。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諸處。又有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亦保寧

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諸處。命刑部尚書
洪鍾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之。五年七月四川賊
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
砦等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
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
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六年巡撫林俊討江津亂
賊誅之。四月江西盜起。召右都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以副都俞諫督軍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
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

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六月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而鍾會俊督蜀兵。秦撫藍章督陝。及檄楚豫兵分路進勦。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壩。賊急求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之。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通款。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且要取

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本恕廷瑞來見。且降且掠。仍虜松埡民家爲脫走計。官兵分七哨周防之。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結其驩心。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宴。鍾令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宴。伏兵盡擒之。衆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斬溺併俘獲甚衆。捷聞加鍾少保俊章各一級。旣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任鬻子及麻六兒等復殘蜀土。

民益疲困。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劉六等霸州文安善騎射。號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劉六等以鄉曲故。往來諸內家從入。禁內至豹房縱觀。有輕心。及爲都御史甯果所捕。聚衆焉。拒劉瑾誅。杲亦罷廢。兵尚書王敞行有司。雜治之。已獲齊彥名。繫安肅。劉七等奪獄去。旬日間窮民響應。遂橫行北方。八月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侍郎陸完督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乃召完還。以惠安伯偉張充總兵官。副

都馬中錫督軍務。統京營兵征之。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風子名璡。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璡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切其妻將污之。璡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寇。于是璡與楊虎邢老虎爲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夥。寇掠山東。張偉馬中錫所領京營皆未經簡閱。中錫以書生欲效龔遂之化渤海。張偉亦統袴。旣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賊經過。

所在官司勿捕。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賊聞之。所至不殺掠。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是誰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潛使人至京。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金銀輦載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蝟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瘦。宥偉革爵。大司馬遂巖失機之令。劾奏山東撫邊憲。真定撫蕭翀。逮于獄。除名著爲令。曰內地郡縣被賊陷者。比守邊將。

帥例抵死。

內廷中貴顧自恣。以爲兵事非書生所

能辦也。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鉞

毛充

總兵官。兵侍郎陸完督之。居中駐于臨清。調宣府遊擊許泰。谷永。大同副帥張復。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內地隨征。邊人遂輕畿甸之弱。卒釀驕變云。時山東樂陵令許達築城。俊陞貧富均役。踰月而成。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竇內。餘各入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

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備兵僉事于武定州。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趙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

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兵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禦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穎兵營河上。虎率壯士七人奪船而渡。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竝稱都

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其宿豎大旗置金旗二丈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人饋銀馬以免攻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齋黃榜撫賊燧復書曰奸臣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

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劫庫釋囚。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命右副都御史彭澤。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劔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以馬文升尙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時裕州同知郁采。上蔡令霍恩。棗強令侯豸。各戰死。贈廕。

有嘉七年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楚撫馬炳然爲賊所殺。轉寇至六安。攻破舒城縣。延寧軍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風子走至商城。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賊。遇趙成等執之。閏五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敗遁黃州。擄掠軍民。船入揚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

來如無人之境。八月舟至通州狼山。颶風覆舟。賊盡死。天也。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閻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寧伯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斯時也。毛銳已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未嘗經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罔知軍紀。銳至真定。遇賊大敗。損軍喪輜無算。幸許泰兵至援之。銳失所佩將軍印。徵回京。不問失律喪師。罷歸私第而已。中涓大用同事故也。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

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賊雖擁衆數萬。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之。賊驅脇從棄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屢報叨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最多。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大用完皆不問。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者千餘人。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金二百餘萬。帑藏爲虛耗焉。十月。陳金徽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兵進失期。憲與賊戰。獨深

入賊。憑高發。擗石。憲死之。子澣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勳。督兵勦之。承勳招賊首黃奇。寘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承勳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降者來。既見。復縱之。令爲內應。勳乃與猛師銜枚。登歷重險。至壘。羣賊方鼾睡。夜三更。奇拔柵。帥衆奮力斫之。降賊亦合勢夾。

攻斬首三千餘級。餘賊奔壘逃匿。候曉搜山。所斬獲
又千餘。華林遂平。於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
之。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
者。以幻妄之術左右之。及劉石敗。李挾貲遁。至是其
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坐覆深室內。令其徒黨
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男當爲文武
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令自照水中。果見冠服殊
等。孚信不疑。照者果籍記姓名。出財舉事。遠近爭附。
隨其貧富。所獻至有千金者。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

或器物接踵而至。輜重潛移之。子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八年。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曰。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陳金奏立東鄉爲萬平。二縣分治以撫安之。十二年再平江西。初陳金封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諸兇轉徒嘯聚。不數年。仍羣起爲盜。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

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剝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方千里。遭其荼毒。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集兵討之。守仁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知府邢珣等爲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恃橫水左溪等寨爲羽翼。先破橫左。勢與楚合。觀望未備。可以移兵。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自上猶縣石坑入。知縣王天與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遣守備郊文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自大庾縣聶

都入知府季敦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于南康。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至巢三十里駐兵。募善登山者四百人。夜由間道攀厓上。伏覘賊先發。其滾木礮石。十二日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大驚潰。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邢珣破磨刀坑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二巢。許清破雞湖三巢。唐浮破羊牯腦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郊文破獅子三巢。佘思破

長流坑三巢。舒富破箬坑三巢。季敦破上西峯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遣素通賊李正巖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不暇爲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險。合勢

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
戢破西山界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
里三巢。王天與破員分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賊遁
山谷。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以破上中下新地杉
木坳十餘巢。賊敗餘黨。奔入雞湖。穩下。守仁復遣諸
將分捕之。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計出師凡
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
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
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徭。捷聞。璽書褒諭守仁。

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之。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泃頭賊乘虛出擾。使人諭降。賊首池仲容佯應以覘之。守仁令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詣從征立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泃頭諸縣被賊害者。授方略。令密部集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泃頭。賜諸賊牛酒。賊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擅兵狀。

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新民。獨抗賊。賊讐忌之。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安在守仁所。守仁陽怒三人讐誣。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密使至獄中諭意。盧珂等三人勿恐。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剽頭。又歸順境內無虞。宜散兵歸農。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訴。使盧珂等言無。

所入。仲容信之。謂其衆曰。贛州伎倆。須自往覷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湓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見檄。遂不爲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十三年正月三

日度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仲容等于庭。先伏甲士引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知府陳祥兵。繇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繇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邢珣。季敦。推官危壽。諸兵皆繇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逕入直搗下泃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泃。賊兵已散處矣。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險伏于龍嶺。官兵聚爲三衝。指揮余恩首擊賊。王

受等追之。賊伏起奮擊。王受適危。壽至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達衝。伏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巢。官兵乘勝追擊。陳祥破熱水二巢。姚璽破淡方三巢。邢珣破竹湖二巢。郝文破曲潭二巢。季敦破古坑二巢。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爲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舉招呼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禦之。則大衆繼入。賊

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
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於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
追躡山谷。擒斬略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
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畱兵防守。遂班
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泃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
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
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賜璽書
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時中原之平。盜也以邊兵。
蜀之平也。以苗兵。西江之平也。以狼兵。而京省兵一

無恃奸雄生心日長矣十四年寧王宸濠見權倖用事深懷不軌賄結諸權倖招納大盜劫江湖間朝貴陸完錢寧等無不黨者楊廷和初亦庇之後覺有異主御史蕭淮論之乃以淮奏下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切責奪其護衛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有意督過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入謝卽劫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監國今往南京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

曰天無二日。誰則敢違。衆駭愕失色。副使許遠抗辯。大罵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遠。曳出斬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下獄。遣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令叅政季敦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集兵。

討賊。并檄鄰省赴援。時宸濠以兵未集。故畱旬餘不出。遠近得爲備。七月朔。始帥舟師趨南京。賊衆數萬。舟楫蔽江下。素通謀。太監畢真。令以淞江兵應許之。遂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也。被執。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居民登城詬罵。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朝廷聞反狀。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時守仁檄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

日會臨江。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之甚。屢趣守仁出師。適使者御史謝源。伍希儒來。守仁奏留叅佐任事。九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約爲叅謀。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中等。各訪贊協。身督伍文定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珂。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揖。王天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所往。守仁曰。寧王久不克。安慶精。

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
王還兵自救。聞之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
兵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
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寧王別伏兵墳廩
爲城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
城中。十九日發市。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
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四鼓不登。斬其隊將。
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
勿恐懼逃匿。泊衆昇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

士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最驍悍。然頗肆殺掠。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襟及萬銳等千餘。官眷聞變。縱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完軍費。及兵士略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卽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守仁曰。寧王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

已離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而自潰。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二十三日。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之。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二十四日。遇宸濠于黃家渡。賊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

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
字腦。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瑛等
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
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合知府林瑊之兵。
攻九江。知府曾瑛。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
併力挑戰。官兵退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
却者以徇。身立銳砲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
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
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

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都王儀賓。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衆三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槐。曾瑛。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擒斬一千餘級。將士

執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九月。車駕發京師。王守仁將獻俘。張忠朱泰等謂縱之鄱湖。皇師親征而凱。守仁乃乘夜過玉山。至杭州。告張永曰。民久經亂災。供京邊餉。旣極必逃。昔助濠脇從也。今窮激羣起。遂成土崩之勢。蓋以俘歸首功于永。永乃徐曰。吾非爲掩功來。但順上意。猶可挽回。于是守仁以濠付永繫之。車駕至南京。命張忠等。同朱泰朱暉。統軍萬人往勦宸濠餘黨。給事祝績御史章綸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

羅織平善。妄濫誅戮。沒入其財貨。軍馬五閱月糜費浩繁。憊矣。十五年閏八月。上受江西俘。遂旋蹕。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三年。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其江盜。勅操江伍文定擒捕之。八月。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眾謀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遂捕之。大學士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

衛設五軍神機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塲。操。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歲教月練。真。居重馭輕之宜哉。厥後承平。戎務漸弛。正統己巳。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撥行。不俟臨期。泛選。其選之剩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罷之。成化初。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以錢包。

其荒。而其名徒存。饑寒困苦。氣息奄奄。平居日不能
自存。爲國捍百戰哉。遇警撥兵。未免復行挑選。恒以
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民。民
以養軍。今各營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歲計
之。九十七萬八千餘石。皆百姓膏血也。豈不爲之寒
心。至于統兵將帥。臨期選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
慢軍裝。將以至關。卒尚在城。都人相傳。爲笑嘆。正德
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遼邊兵征
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意哉。沛優恤之恩。

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耳目一新。精彩丕變。所以壯元氣。延生命。庶幾在此。乃條上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統絢。不嫻軍旅。宜推用各邊閒將。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爲戰鋒。專備征。次者備防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衆聚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

效。一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殷實強壯者。多包辦走役。不肯與焉。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斂多端。軍安得不貧。宜嚴治之。一京營之馬。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斃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恤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庶養馬者不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書。李承勳。兵部兼右副都督營務。七年青羊山賊亂。巡撫常道。請兵往勦之。遣指揮

秦州擊賊於谷底堆。挫賊首陳卿陳琦。賊徒猝至數千人。出掠壺關黎城潞城。事聞。以王應鵬往代之。同河南巡撫潘塤。及副使牛鸞僉事陳大綱。都督魯綱。往平賊。十月進兵。遂連破魯班壑。穿腦底尖。綻口。洪梯陡崖諸村。賊大潰。陳卿父子遁走。指揮查瑤。千戶劉岱。市民曹浩等。襲破其巢。獲生口無遺。卿窮蹙爲大綱所擒。給事中夏言劾綱等欺罔。且云翟璜等奪險先登。搗其腹背。牛鸞楊朝鳳等。遇敵嬰鋒。扼其咽喉。陳大綱張羅。伏機塞其歸路。皆可錄者。勅言往

勘言至躬履山形平察賊衆。倭首惡散招降。撫殘民。亟宣賑濟之恩。以彰王化。請焚簿籍之餘。以安反側。仍建議改潞州爲府。地方以寧。牛鸞曰。陳卿小醜耳。孟浪虛喝。人心動搖。聚兵萬衆。屯守年餘。常道之輕謀好事。誠有如桂洲所論者。八年浙江溫州守丁瓚曰。磐石衛逃軍糧可扣貯也。軍數百披甲持刃。執主簿吳永。寘軍中邀之。瓚支給之。而擁兵如故。御史王化以聞曰。四月間。劇盜十四艘。登岸掠財擄婦。燒死男子房屋無數。此海道傳諭之過也。下都御史平之。

常州江陰縣私讎盛行。操都御史孫脩擒之。其黨侯仲金等復糾衆連數百。舳舻行劫。金壇主簿梁瑾統兵二百往勦之。被盡殺之。而支解瑾。百戶任臣投于水。有旨切責知府劉可。特命征之。遂平。三十二年八月。師尚詔者。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譎矣。開闢納之。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官。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瑤娼姬。而

柘城亡賴子。乘詔出掠所蓄淫其姬。詔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獲剛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三十八年。以海上倭盜。及于腹裏。焚戕無算。語在海略篇中。于是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效爲名。所至騷甚。今廣湖閩。俱警。宜遣還三省兵之應募者。原籍收爲鄉兵。卽以客兵餉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

兵之利從之。三十九年南京軍亂。舊例南營軍月未
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歎曰。
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爲哉。各
衛送支月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月軍丁妻
糧。諸卒忿甚。比大禋月已。旣望而闕符未下。直振武
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牆而出。諸軍
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書張鰲求賞。鰲錯愕
不能應。誠意伯世延。劉諭之稍戢。兵侍李遂揚言曰。
黃侍郎自踰牆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不得稱叛。因

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卽可得。奈何大譟。乃議發賑人一金。補減折糧餉始散。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四十五年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以求需月糧。擁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府鄭文茂廉得其爲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詈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玩至辱守臣。其嚴捕首惡。律治之。隆慶元年。大學士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暫有成效。請勿

遣內臣輕變。先帝之法。上乃罷提督團營內使。萬曆十五年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侍郎。時佳胤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故少保胡纘宗倚之。起戰功。餉賚至糜。故尚書趙文華稍爲裁縮。月一金分營九。率以七營防汛。時當國者汰冗費。請減營廩三之一。新錢半之。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相號于兩臺。撫臣吳善言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謀于治餉僉事之門。遂闖入幕府。吳匿他室。跡

得之。擁至營。窘辱萬狀。兩臺使來爲解。責善言自書。廢削狀。以庫金二千資。乃縱歸。其明日。二黠魁相圍。結妮隊甲。陽自縛。以詣法。然兵皆匣刃。事聞。上與佳胤便宜行事。善言勒還里。候代于茗雪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丘民蟻聚。文網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于楸。諸上著戶。捐錢粟募遊手充之。後更其法。必以身受役。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素舞文。與市大儈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念忿。頃

之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而囊三木。諸大猶遂疾衆奪之。亡賴子立響應。至千人。指一二薦紳能免應役者。焚毀其第。劫財。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佳胤抵加禾警至。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柵及他麗樵。揭長竿。裂所掠袒衣幟之。哀刃向臺。佳胤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謂之曰。女曹母反。反則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卽下令除之。衆雖陽散。而氣益張。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

達旦。佳胤秉燭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裂之。剽亦甚。佳胤以爲亂民之不戢。兵胡受戢。命遊擊徐景星。俾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使汝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壯士故不畏死。爲我倡。衆捕亂。功成有賞。令天下稱義士。二黠魁亦踴躍聽命。乃召徐景星爲中軍。營兵次之。前薄亂民。敗之于菜車橋。褚堂。官港。章橋。俘縛詣臺。仕卿在焉。五十餘人。皆梟之。轅門。百人悉放歸。佳胤具前事。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賸太甚。苟欲自成其名。不顧

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鳩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有所寬減。而賜佳胤。飛魚衣及金綺。佳胤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舊餉。革錢不行。咸貼服。獨二黠魁者。始鼓衆入中丞。又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斂贈贏金數百。旣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曰。二賢也。又賣我佳胤。乃命顧監司徐監司葦。建牙誓師。甫嚴。而徐景星以其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方子龍。

李文高張賢陳文滿吳章成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汝主名。而故隱之。念向者尺寸勞耳。吏民懽呼。洊自是無警。十六年三月時黃梅賊首梅堂詹二漢劉汝國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季搶掠。事聞撫按。斬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之有幹者。潘案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伺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盜蹤。十七年正月。

賊燒停前驛。往來長流二郎河。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二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二十六年。兵科郝敬奏曰。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屯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與表裏。而屯兵歲久漸消。人鮮知者。何不綜此爲守遼之備。所謂寓兵于農。不煩召募者也。言路李大用亦條及之。終

亦罔所施效。三十年長垣縣新立關廟。鄉人賽神。以
毆而傷者百餘人。保撫孫琥奏罰其縣令張文煥。則
祀禮之當茲也。南兵侍范崙條南京營之弊曰。選鋒
曰占役。曰班軍。曰門禁。曰偵邏。曰浦口之乘城也。三
十九年保定巡撫王國行井陘二道捕獲巨盜劉世
第董世耀等一百五名。四十三年閏八月朔山東安
丘縣被賊。梁闖子張國柱等竊入劫庫。縱囚。知縣梁
聘孟王鼎臣。以才力降罰。是時益都縣金嶺賊占于
鐵山。而臨淄新城長山爲之震。昌樂縣高陀店賊占

于崇山而安丘以南爲之震。青州巡道李本緯牒于軍門錢士完以聞。山東安丘縣獄囚王淮因畫計于胥劉建業挺身殺賊自效。斬捕百餘。巡按畢懋康奏免其死。釋之。四十四年山東饑。泰安屠城間聚盜數百人。巡撫錢士完戢之。四十五年五月閩撫表一驥。劾奏稅鹽高宗剝闕一十六年積貲千萬。潛屬異志。造戎器萬件。造船入海。凡奸豪勇猛蹈險輕生之輩。收爲親兵。外圖通倭。內制閩粵。按劍一呼。兵卒雲集。先劫臣以諭散百姓。次挾道臣爲城下盟。福州府海

防同知陳豸。昔常盤詰其洋船。喝兵拘執。入維稅府。司臣李思誠呂純如等往解。輒逢露刃。夫豸命臣也。幽囚擅虐。叛形已具。推其流禍。案不死于。皇上之法。而死于萬民之怒。上失誅惡之權。下受擅殺之罪。臣惟一去以明志耳。後召案還京。十二月礦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常州鎮居民。忽相傳播。爭避倭寇。踉蹌于道。無慮數萬。自相較踐。棄男遺女。爭渡而溺。夫妻不保。武進江陰尤甚。是日孟河風發。

敗舟塞港。奸徒作是訛以倖變也。按察使陳瑛具其事。南臺汪有功奏曰。流言不軌。宜亟弭之。時奴兒哈赤陷撫順。連克三堡。募兵措餉。言滿公車。南職方郎鄒維璉直陳調募之害。大約謂召募一着。可爲應卒之權宜。不可爲接續之長策。可爲遼左一面禦羣醜。不可爲天下州郡開大患。我朝設衛置屯。國無募兵之勞。民無餽師之費。今不思所以振舉之。舍兵索兵。兵弱如故。舍餉覓餉。餉匱愈甚。唐張說募曠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停魚書。盡出于募。而府兵廢。李泌陸

贊悉謀復府兵。良有深見也。山西冀北叅政徐如翰極言。民兵不可調。疏謂今日最宜罷者。則無如各州縣民兵。此輩生長田野。不識軍旅。一行抽取。嚇詐百出。及其督行。則此離苦楚。尤不忍聞。職無暇遠引。試以山西言。集之省下。拘繫管攝。如同盜囚。驅之出省。號呼痛哭。幾慘天日。中途逃脫。往往而是。逃後復行。州縣拘執其父兄弟。以求索逃亡。獲之則箠楚縲。緫遣之赴伍。至則又使枵腹露處。斃斃無依。試思此狀。其可禦寇否。胡乃抽取之。以搖民爲。蓋兵部責各

鎮以空名。而授各鎮以實害。無如今日調遣矣。戶部主事楊嗣昌疏曰。今日之兵。征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從何出。強寇在外。饑軍在內。蹈藉之患。不可測也。至于土兵四萬。取足六司。遠赴沙場。非其本願。設有趁起抗令。毋乃又增一奴乎。前者永順三千。止來八百。追逃無法。不過戮十四人而止耳。九月戶書李汝華采遼撫周永春之論。曰。敬循征倭。征播。加派往例。以萬曆六年所定田土。每畝權加三釐五毫。計七百餘萬頃。得餉二百萬有奇。戶科官應震條十四議。

部酌覆之。如南兵之庫貯。操江之存剩。溪湖之贖瑗。滌太僕之馬價。河道之餘積。及河工銀。此七款者。均縣官之財賦。然請發內帑二百萬。交章不報。若鈔關之節省。各郡縣無礙之搜括。兩殿中書之設差。戶上之援納。士民之捐助。從此利析秋毫。蕭然多故矣。右諭德徐光啓。以爲募調失序。徒紛拏也。上封事略曰。用兵之要。全在練。此人人所知。別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爲不然。卽強弱相懸。如卵投石。至則糜爛。奚

論衆寡哉。雖調集百萬。亦空傷民命。徒費資儲。而愚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晁錯之說。在細謀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才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原其折損。優其作養。又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夜肄習之。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冑軍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給之。技藝旣精。然後教之。刑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中間給以重賞。威以重罰。教練旣成。自能臂指相使。雖赴湯蹈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士一萬。入可以守。出可以戰。

有士三萬。可以捍蕩逆奴。有士五萬。可以製禦西北諸虜。使警不敢動矣。四十七年三月。楚撫徐兆魁奏部咨。土兵三千。以宣慰彭元錦知州田萬年。彭宗卿統之。聞劉珽覆沒。各哭泣欲自刎。逃回數百。其離析如此。七月朔。湖廣武昌府囚曾星耀。龔繼德者。革吏也。司理孫有祿發其事。成獄。與大盜王繼川合謀。而越擊殺指揮張明棟于武勝門。太守洗憲祖遇之漢陽門。誤中兩傷。孫被刺旋殞。官司雜捕之。巡撫徐兆魁以聞議者。以爲熊廷弼與星耀隙。必致之死。故有

此變云。天啓二年二月十三日。因廣寧之失。聖諭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暫時加派。事平卽蠲。其帶徵先免二年。北直地方。苦累尤甚。併免加派。有司團練鄉兵。獎行智勇。河西避難士女。安插發賑。仍給屯耕。朕實不逮。負累吾民。祖宗金甌。朕不忍棄。四月十一日。白蓮賊楊子雨。張世佩等千人。攻陷鄆城。知縣俞子翼逃去。賊自立兆順王。欲破鉅野。方及濮曹間。徐鴻儒其首也。都司廖棟。張楠。彭修。盟焚其梁樓十處。斬獲千三百七十二顆。報捷于巡撫趙彥以聞。鉅野知

縣趙延慶據城以守。復攻兗州。太守楊桶得資于魯主之餉。五月十七日聞香教二千人。三更斬關而破鄒縣。通判鄭一杰挈印出走。同日滕縣亦被陷。縣令姬文印死之。十八日妖賊乘滕之陷。從沙溝入夏鎮。掌閘主事陸化熙馳請漕院發朱守備千人。又馳徐淮道發劉叅將二百協之。適募院游士任之。兵至化熙又請部院檄留葛秉忠。敗于河堤之南。宦弼被殺。六月四日返滕。六日陳所學朱兆南大破之。斬捕郝二首。少齋周念菴楊三師張布還等。大約六千餘。其

被撫者給累歸農。嶧縣遂復而剡城曲阜之圍解矣。徐鴻儒逃之不獲。二十二日賊伏沙溝。期奪糧艘。哨官姚文慶率鄉兵捕之。斬孟光漢等。時焦續後抵夏鎮。驅斬賊無數。賊乃從東路白溝山走之。七月七日平紀王城。十九日東帥楊肇基挑壕築堤。與賊相持于鄒縣。鏖戰數陣。賊返而嬰城。九月初三日楊肇基合天津來斯行之兵。平錫山。克復滕。賊離滕據兩伏山。伏山者俗呼鍋裏六。猶柏人也。計十萬。一欲扼運道。走徐淮。一欲北救鄒縣。初七日我師疾趨山北。王

化淳蔣總芳來燕禧張泉實等。用火箭火車。其聲震天。十四日窺其走鄒。設伏于峯山南。賊更走據四山。復斬二萬餘級。衆獻鄒付師于城下。獲賊首任之體等。賊乃拔落鄒城旂。而請降。劉家漢錢體乾梁汝霖馬如翰冲鋒圍之。郟城鉅野皆復。恤征妖陣亡者五十三人。張榜張國樞朱廉馬負圖張習李騰蛟樂疑忠馮遇奇胡永泰秦邦疑朱嘉賓王三重馬虞禎趙洪勳谷之秀胡鶴齡賀希聖芮嘉元陳謙詹鞠躬蕭景曜呂永年房可與范桂鄧雲忠林鎮邦王建功韓爲將朱俊臨呂成名陳富用武樑張翰相張國勳高萬仞陳高第趙仕順徐希順劉鳳曾鳳譚寅亮李恩譚奇黃德明李秀陳安馮韜李和王贊陳譽劉仁劉貴余選陳大用葉雨萼張漢龐承經李守綱

陳評八月初二日保定撫張鳳翔奏曰。鄒滕鄆兗首發大難。而武邑衡水棗強繼之。傳頭大主。則于弘志。景州李隱。馬習之。白晝鈔掠。白蓮聞香。無爲龍天等教。遍傳域中。如深州東鹿。饒陽武強。獻縣清河。故城冀州。南宮清河。藁城晉州安陽。氣候相通。共數十萬。卽遣轄將張體乾。蘇從訓。錢體乾。協勦矣。初八日。巡道來斯行。一鼓而併擒之。時妖賊叢于界河驛。攻兗府。楊肇基拒斬七百餘人于總庄。賊悉走。巡撫河南馮嘉會亦告急曰。陳州康安侯。睢州柘城。四大惡主。固

始會首劉化龍。共結數萬。剋日舉幟。僞受妖術。汝寧守王應楫。固始令高捷。深憂其衝。請益以兵餉。把之于河。十一月。東撫趙彥善。後事宜曰。省城臨德。兗濟曹沂間。增兵九千。馬二千四百。留運餉以給之。不足。則召買與贖。緩以助二東之鞏也。捕得真徐鴻儒。遂平。三年三月。御史胡良機。諫內操曰。內操作俑于劉朝。寒暑不輟。今逐其身。行其言。卒墮其術。昔唐人嘗令宦者監軍。使驍勇爲牙隊。以自衛。觀軍執小却。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常侍典兵。每移運祚。此輩衛于人。

非衛人者也。九月操江熊明遇上機事曰。宗室睿燧身長七尺。輕財博塞。而常州陳鼎相自負能兵。占候星氣。收匿江南。北盜賊養死士胡五爲飛將。湯之輅等羽翼之。其父武庫郎賢者也。曉示禁止。而諸奸出入太湖。今兩郡所搜書賂頗有狀。擬以窩盜妖言。吏案行誅足矣。十月妖賊蓄于山東二岐山西。伏山之餘孽。喬化宇等。鼓聚四五百人。以初四日攻沛縣。焚其廂關。劉令憑城闕拒斬賊一人。得生口六人。餘走去。淮徐道宋統殷窮治其事。龍華會首。金科馬永等。

也。臚列六十二會。分開四十二天。刊著經書。出沒萬態。總漕呂兆熊以聞。十二月三十日。浙江有白巾黃袴賊數十人。乘夜入長興縣。總囚劫庫。生得知縣石有恒。不屈殺之。主簿徐可行亦被刃。士民分捕孫奇。吳野樵許晝近等。而宜興吳縣吳江廣德。皆震鄰如沸。醴御史楊維垣以變聞。曰。葉朗生之流也。四年正月。有司奉迎當道。放燈杭城特盛。因失火。把總陳奇往救之。路逢生員許溥。怒其不讓。糾衆毆之。家丁李才以護主故。歐生員陳奇。知衆兵意。素苦夜巡。又夙

恨于家幹之凌辱者。遂倡衆毀所擊柝巡舍。駿駿有波及巨室語。把總楊茂忠止其麾下。勿與亂。陳奇與茂忠隙。鼓衆以茂忠者。巨室鷹犬也。往集茂忠所。破其門壁。茂忠又貼示本營曰。壞垣未足介意。九營俱動。我營未出。示遵法也。奇輩大愧憤。爾倡爲退悞。坐我等不靖耶。誘茂忠縛之。欲集射其胸。陶起翔爲乞宥免。適巡撫王洽至。取奇等遣配。褫斥之。入細責隊卒。凡十二人。諭之曰。問爾等私戒不持寸刃。但迫主將令耳。營伍晏然而定。詔可之。二月十八日戎政。

侍郎朱光祚。申明會典疏。一曰養贍米。付將叅遊佐坐官。共三十五員。月支五石。選鋒千把總二十二員。月支三石是也。一曰家丁口糧。各將官隨任家丁。共二百五十六名。月支二石是也。一曰選鋒一萬。月糧二石是也。一曰壯丁七千二百。月糧一石五斗是也。一曰裁併軍。裁新設振武營。併補舊營之缺。月糧一石四斗是也。一曰三大營與兩標營官軍。額設戰馬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二匹。除見缺外。實在一萬八千三百七匹。月支草料銀八錢五分是也。此六款造支。

在營故總辦得問之。此一欵造支在衛。非京營所得而問矣。一曰火器手小糧。計戰車兵營有五千三十名。每春操兩箇月。支二斗。秋操三箇月。支四斗五升是也。一曰三撥行糧。每秋操三月壯丁與標戰車三營軍支九斗。城守營軍支三斗是也。此二欵係衆營支。然衛所既先冒月糧。則小糧行糧亦與之俱矣。一曰冬衣布花。每軍選歲給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鈔二十五張。營衛兼支是也。伏睹大明會典所載營制。府庫前衛等二十四衛。蕃牧等三所。隸五軍營。大寧

前衛等二十七衛。隸神機營。金吾左衛。二十七衛。隸神樞營。至燦然也。嘉靖乙卯。議准將大小衛分。相兼搭配。務令一衛專隸一營。或多寡不齊。務將一所盡屬一營。精壯作正兵。老弱作備兵。各衛告補。各清解首逃軍役。及營操官舍。悉照編定營伍。分撥遵守。甲子年議准。營正兵。及原屬衛所。每衛各造一冊。營中據冊稽查。衛中憑冊支餉。其有逃亡事故。卽開報。之在衛卽與住糧。容隱者送問。又隆慶壬申。科道梁問孟等條議。創併營衛事宜可考。煌煌令甲。誰敢擅更。

不知起自何年。一聽營衛官恣意混淆。有一衛一所。而散之十小營者。有一營一司。而雜見各衛所者。以頭司言之。查得第一隊軍五十名。府軍前衛二十二名。義勇前衛羽林前衛永清後衛各四名。龍虎衛忠義前衛各三名。瀋陽左衛二名。畱守左衛右衛義勇後衛大寧中衛神策衛龍驤衛瀋右衛各一名。舉一司而他司他營可知。如此軍藉何由而清。餉廩何由而去。然則部科之欲責成營衛。各就所屬告冊相同。方准支糧。遵祖制也。豈臆見哉。四月廣東米價湧

貴每石至一金有美。衆乃歸咎白艚。白艚者閩販戶也。時巡按陳保泰知府程光陽皆閩人。百姓詬其私糶也。羣造郡堂訟之。光陽曰。吾閩價更高。此何足多。自姓大憤。起而毆之。光陽避入院。已又羣噪院門。陳保泰言答復厲。遂被辱。挾徒步三司之門。藩吏恐于庫藏。閉不入者久之。總戎崔天錫都司鄭維城藏兵大衆中。護按院以出。旣而裸程。無儀之咏。溢于都會。知縣羅萬爵張國維慰解之。總督胡應台具題。於是布政饒景暉及總帥以下。皆被罰有差。十月山東妖

人王好賢者。徐鴻儒之師也。收蓄生徒百萬。以鄆城
蚤發而敗。遂逃于淮安。爲太守宋祖舜所捕。根株芟
矣。五年四月。漕船露囤于武清水廠之地。夜有巨盜。
劫鎮海衛糧二百餘石。一馬負二囊而行。往南幫以
去。御史許其孝劾奏。晚兌稍稽。回空不蚤。軍書委積
于河崖。雨汜濕耗。固無論。乃大盜公行。從容趕馬。亦
旣多矣。押運者有在壩之旅。偷安多未獲之卒。何怪
乎長驅而廣捲也。卽下遊徽雜捕以聞。六年九月。兗
州賊鄭江鄭海孫東溪。結于呈家庄。接于開州。鋒莫

可當也。巡道曹文衡檄叅將陳思明設伏格鬪之賊首就擒。東省乃寧。

職方氏論曰。功令甄別吏材。必分邊腹。邊治多兵。腹治多民。養腹之脂。固邊之郭。若元氣然。設衛置屯。兵民不擾。太祖有曰。朕興師百萬。不費百姓一粒一錢。故撻伐張皇。而蠲租減賦之詔數下。雞鳴犬吠。煙火萬里。黎庶蒸蒸。忠節濟濟。蓋至靖難師起。鼎革誅夷。而後轉東南之漕。濬惠通之河。紅朽陳殷。屯營隱寄。鹺引變更。年例溢額。漕折之外。鋪及民運。節旄薦

增闔尹侵貴。金花之儲。權礦之採。既已。惟王無會矣。備官冗食。債帥攫金。文武交偷。於是乎。腴腹以腴邊。而江防。湖防。河防。銀坑。鐵冶。香課。鹽場。皆非百年無事之區也。衛所星羅。京營垣統。機牙本自周知。而象人塗馬。類乎駢枝。遣京軍。則累邊以黷功。調邊軍。又藐腹而肆志。夫兵食其力。而民不知者。化國也。民出其力。而兵知愧其食者。強國也。承替之主兵。自賣其所食。召募之客兵。索數倍于民者。敝國也。衛尚莫興。募亟難損。萬乘駟鈞。患貧患弱。是遵何道哉。正德

快駿馬之遊。集豹房之樂。逆藩蓄異。劇盜如蠡。累卵
厝火。奚足以喻其危。王文成仁守寓剪滅于保甲之中。
彼也。謀之累世。此也。屠之一月。而讒言罔極。黑白幾
淆。兵不交征。餉無括槩。可謂社稷臣。是時守令援枹。
咸備干城之任。慎斯道也。以往。何必中州毛卒。義烏
勁旅。而後可耶。萬曆之季。聚斂之臣。褒其豫太。圖有
高采。楚有杜茂。陝有梁永。江西有謝鳳。滇有潘榮。湖
口有李道。粵有阮鼎。叢神桑癘。未能宣上德意。而
鴻雁碩鼠之歌。苦焉。然猶志存賂賤。未縮組圭。全鏡

常懸太阿獨運。莫不懷恬熙之風。而泰昌晏駕。釀及天啓。胙土寧公奔走天下臣民。供其鍛鍊。權收史館。祀纂辟雍。郡縣左藏。搜括殆罄。吏習民艱。痛哉瘠矣。此皆宰相之罪。非白纓盤水之所贖也。夫治天下者。以民心爲本。本固邦寧。分乎撫虐。民窮則變。剝上反下。赤眉不假于匈奴。黃巢非資于回紇。橐籥其在中心乎。

今上開中興之造。順流更始。大法小廉。精遴守令。廣寓折衝。則弭盜安民之要術。豈徒相縻以繡衣之文而